

宋徽宗赵佶，是北宋末期竭力提倡写生花鳥的画家，而于人物、山水也是無所不能。他所流傳下来的作品，如根据历来的著录說来，是太少了，其中尤以山水为最少。

他的人物画，現在所能見得到的，除了“搗練圖”和“虢国夫人游春圖”都說明是摹唐張萱的画笔外，还有“文会圖”和这里所要談的“听琴圖”。

这一圖为清內府所藏，現在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繪画館里，是絹本著色画。它的流傳只見于“石渠宝笈”三編和胡敬的“西清札記”，在清以前似乎是未經著录过的。据“西清札記”所記，是赵佶的自画像，那上面坐着彈琴的正是赵佶，下面右首紅袍低头靜听的是赵佶的大臣蔡京。胡敬的这一說法，是否有根据，無从知道；但是通过这圖的内容看来，說是一幅富有现实性的画，是可以肯定的。

这一圖的描繪是相当精妙的。下面左右坐着的两人，一人仰着头，一人低着头，这两个情态，充分表达了在凝神靜听。画面的气氛，足以引人領略到在这幽靜的园林之中，只有清疏的琴声在断續地响着。

这一成功的描繪方式，是通过纖巧細致的技法，它的用笔与色彩，特別显得清丽，乍看几乎要疑惑这是明代仇英的手笔。其实它的艺术的高度性、现实性的描繪方式，北宋以后已經不复是这样一种气氛与格調。

然而，在北宋，像这一圖的画派，却是新穎的創作。通过所有現在还見得到的人物画，它的这种写实的描繪与笔墨所形成的風格，是已經由朴实庄重轉到精微纖巧的路上，在描繪事物的精微方面更前进了一步，也指出了北宋的人物画派，由唐吳道子的画風，从武宗元、李公麟而后所轉入的方向；从唐吳道子用笔如“蓀菜条”，所謂“吳帶当風”的描繪方式，轉到李公麟的“行云流水有起倒”的笔势，再轉到纖勁清疏的格調，求达成当时对现实描繪的艺术企圖。

但是，从現在所流傳的赵佶的各种画笔看来，

赵佶听琴圖和

不論人物、山水、花鳥，它的風格，都特別表示了它的多样性。据元湯垕画鑒，他的意見認為所流傳的赵佶的画笔，不可能都出于赵佶之手，而有許多是画院中人替他代笔的。他說赵佶的真笔，“余自可望而識”。

湯垕認為能一望就認識的赵佶真笔，他并没有說出是什么样的形态，因此，由于現在所見到的赵佶画笔的多样，由于过去鑒賞家說他有代笔，这就說明了这一問題的可能性。問題在于何者是赵佶的真笔，何者是代笔，这是必須作进一步研究的。

就是这幅“听琴圖”，据胡敬“西清札記”，他大罵在上面題詩的蔡京，說他公然敢于在皇帝画笔的上面正中題詩，这簡直是肆無忌憚。这在封建专制时代看来，胡敬的說法是有理由的，臣子們如何可以在皇帝的画笔上面，而且是在正中題詩呢？这一个問題，也是值得分析一下的。

應該說，無論如何，蔡京不應該而且不敢在这一圖的上面正中題詩的。因为蔡京难道沒有考虑到万一赵佶會認為他这样是肆無忌憚嗎？

試圖解釋这一問題。这一圖的右上，赵佶写着“听琴圖”三字，左下签署着“天下一人”的款押。如其在“听琴圖”三字的上面題詩，不妥当，而在“天下一人”的款押上面題詩，是不是更不妥当呢？因此，只好選擇在上面正中的部位，庶几避免在皇帝的签字上面題詩，这是一个解釋。但这个解釋，似乎还不够有力。因为虽然不在皇帝的签字上面，而仍然在皇帝的画笔上面的正中題詩，还是不免于肆

吐鳳，近寓怀蛟”的句子，是把揚雄著太玄經，夢吐白鳳，董仲舒夢蛟龙入怀，乃作春秋繁露詞的两个典故用来稱贊他擅長著作，做了一篇好文章的意思。石柱中有“人神三絕”句子，或就是說：石桥的結構，栏板的艺术，張嘉貞的文字，堪稱“三絕”。

这尙望海內金石家予以进一步的考証。

(十) 旧赵州州学內石柱。石柱有两根，都是八稜形，不知是什么时候移置于州学。現在几乎都被榨油厂原料所埋沒。經古代建筑修整所李全庆同志爬挖出来，方得見文字。有一根石柱，有“紹聖

他的真筆問題

謝 雅 柳

無忌憚之嫌的。因此，試圖從蔡京題趙佶畫筆的習慣性，來解釋這一問題。

趙佶的“雪江歸棹圖”，有蔡京的題，但這是卷子，題在後面，不發生題的部位問題。趙佶的“文會圖”，有蔡京的題詩，這一圖是堂幅，左上是趙佶的題詩，左中是“天下一人”的簽押，而蔡京的題詩，正在趙佶的簽押之上，與趙佶的題詩左右並列相對。趙佶的“御鷹圖”，有蔡京的題，右上是趙佶寫的“御鷹圖”三字，左下是趙佶寫的年月日和簽押等，蔡京的題就緊挨着“御鷹圖”三字，題滿了上端的篇幅。照這些例子看來，當時在皇帝的畫筆上題字的部位，又似乎是隨意的，並不改於構成肆無忌憚之罪。

但通過這些題的文字內容，卻產生了一個問題。值得注意的是“聽琴圖”上蔡京的題詩，它的意思和語氣，只是依據畫的內容來加些辭藻而已。“文會圖”趙佶和蔡京的題詩是這樣的：趙佶的詩共五行，第一行“題文會圖”，第二到第五行“儒林華國古今同，吟詠飛毫醒醉中，多士作新知入彀，畫圖猶喜見文雄”；蔡京的詩共六行，第一、二行“臣京謹依韻和進”，第三行到第六行“明時不與有唐同，八表人歸大道中，可笑當年十八士，經綸誰是出群雄”。

這裡感覺到，何以蔡京在這些圖的題詩里，竟沒有一字對皇帝陛下的畫筆加以頌揚？而對“雪江歸棹圖”，却題着“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筆”，又說：

“蓋神智與造化等也”等等的頌揚辭句，而對“御鷹圖”又是“皇帝陛下，德動天地，仁及飛走”與“神筆之妙，無以復加”等等頌揚的辭句呢？

因此，這裡感覺到，“聽琴圖”與“文會圖”可能根本不是趙佶的畫筆，也不是代筆，而是畫院中人的畫筆，但趙佶認為滿意，因而在上面題字或題詩，蔡京也只是奉命在上題詩，故而沒有對畫筆加以贊揚的辭句，那麼，寫在畫的哪一個部位，就更無所謂了。尤其“文會圖”的題詩，可以證明是趙佶的詩句：“畫圖猶喜見文雄”，這樣的口氣，意思是圖畫取文會為題材是可喜的，是表示他所統治的天下，多士已經入吾彀中，畫圖方面也在描繪着文雄，夸耀着“儒林華國”的光榮統治。而且這樣的詩意與用“猶喜”的口氣，以及開首寫着“題文會圖”，也似乎不像是題自己的畫。蔡京的題詩，更推進了趙佶的詩意，君臣標榜，來頌揚宋朝的統治是遠比唐朝的統治還好，因為所出的人才，也比唐朝的好；而對畫筆方面與題“聽琴圖”一樣，沒有一字涉及頌揚的意思。

因此認為“聽琴圖”與“文會圖”只是當時畫院中人的畫筆，趙佶只是在上面題了字，根本沒有代筆的意義。“雪江歸棹圖”與“御鷹圖”的情形就不同了，蔡京的題句是左一個“皇帝陛下”，右一個“神筆之妙”的頌揚着，這就顯得確出於趙佶的真筆了。因為，假使是出於代筆（雖然明代董其昌說“雪江歸棹圖”不是出於趙佶之手，而是唐王維的畫筆。這一說是十分牽強的）似乎蔡京就不可能特別對畫筆加以這樣的頌揚。因為，對於替一個善畫的皇帝所代的筆，加以過分的恭維，在這位皇帝看來，是不是會有另外的感覺呢？這又不僅是肆無忌憚，而且不免要有譏刺皇帝的嫌疑吧？

假使這一個推論有成立的可能，那麼，通過趙佶的作品，通過確認是他的真筆，從它的多樣性，它的變動之中，來探尋此中的一致性，這樣，趙佶畫的代筆問題，也是有可能加以解決的。

丙子九月嚴中行陸明未游”字樣。考紹聖是宋哲宗年號，紹聖丙子是紹聖三年（公元1096年），當時地仍屬遼。此兩人或是奉使過此。另一根石柱有“天德啓元”“汴京平章行台尙書省”“口青光祿大夫”“奉使官”“北韓村……家人共施此……家口口福壽”

各字樣。是一塊金國官吏奉使出外路過此橋的題名。而石柱則是北韓村人施舍以祈求福壽者。

這篇安濟橋補充文獻，遠不完整，一九五七年尙須在橋下挖掘，當能得到更多的寶貴資料。篇中考証，亦不夠細致和正確。希望讀者多多教正。



聽琴圖

宋 趙佶 聽琴圖

(147.2公分×51.3公分)